

民國以來《論語》的多元詮釋

陳金木*

【提要】

本篇論文以「閱讀《論語》與詮釋《論語》」的視野，從一、傳統注疏繼續發展。二、新材料引發新研究。三、新觀點獲得新成果。四、新視野開拓新領域等，探討民國以來《論語》詮釋的四個面向。得證民國以來《論語》的閱讀與詮釋，就是如此多元的開展，如同花團錦簇般的美不勝收！

關鍵詞：《論語》 閱讀與詮釋 民國

明道大學國際研究所、中國文學系教授

* 本文曾於 2007 年 10 月 27、28 日國立台北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之「第三屆中國文哲之當代詮釋」學術研討會中宣讀。

一、緒論

經書的形成與發展，經歷了長遠的歷程，成為中華文化的主體。因此，有學者稱：「經，中國人的身份證」^①。《論語》是經書之一，《論語》的閱讀與學習，也是古今學子的共同必修課程^②。《論語》伴隨著莘莘學子度過青澀的青春歲月，成就學校生活的點滴記憶。

學習《論語》，可以像戴璉璋所稱的「藉著文字的指引，讓心靈上溯時光之流，歸向洙泗水濱，面對孔門人物，參與他們的生活，熟悉他們的音容笑貌，分享他們的喜悅，分擔他們的憂傷。」^③，透過《論語》片言隻字的感悟與啟發，安頓自己的心靈生命。也可以像傅佩榮所稱的運用詮釋學方法，從四步驟著手，思考《論語》每一句話：一、「究竟」說了什麼？二、「想要」說些什麼？三、「能夠」說些什麼？四、「應該」是什麼意思？^④ 韋政通則對有成德意願者、闡明孔子學說者、主觀體認自得者三類的學習者，提出研讀《論語》的方法^⑤。

對於《論語》的詮釋，除了依循經學、經學史注疏傳統，進行疏解之外，曾春海以馬賽爾（Gabriel Marcel）的「主體際」^⑥詮釋《論語》的「仁」，得出「《論語》中的仁者係在人我關係中以主體與主體相互臨在的主體際中，立己立人和達己達人，不但發展了內在之仁，實現了人所應是其所是的完美人格——仁人君子，甚至聖賢，同時，也提攜扶持友人也實現了友人的生命人格，共同提升了心靈生命的存有價值與意義。」^⑦

張亨詮釋《論語·先進》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七八人，

-
- ① 高達：〈經，中國人的身份證〉，收錄於梁實秋等著：《大書坊》（台北市：聯合報社，1984.07）頁26-33。
 - ② 古代學子在私塾、小學中學習經書，現代學子則在國中有《論語讀本》，高中有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》，以前的師範體制學校（師大或師專、師院），更把《四書》列為全校共同必修課程，大學中文系也將《四書》列為必修或選修課程之一。
 - ③ 戴璉璋：〈洙泗之旅——談《論語》的閱讀〉，收錄於梁實秋等著：《大書坊》（台北市：聯合報社，1984.07）頁35。
 - ④ 傅佩榮：〈我怎麼讀《論語》〉（《哲學雜誌》季刊，第6期，1993.10）頁7-8。
 - ⑤ 韋政通：〈如何研讀《論語》〉，收錄於韋政通：《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轉化——韋政通自選集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2.09）頁44-50。
 - ⑥ 所謂「主體際」，是指在人我以誠相處，相互接納所構成的「互為主體或多元主體」的關係，處在關懷、同情、愛與被愛的彼此親切交往中，洋溢著交互的價值體認。詳見曾春海：〈試由馬賽爾的「主體際」詮釋《論語》的「仁」〉（《哲學雜誌》季刊，第6期，1993.10）頁82-96。
 - ⑦ 曾春海：〈試由馬賽爾的「主體際」詮釋《論語》的「仁」〉（《哲學雜誌》季刊，第6期，1993.10）頁94。

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時，一層一層的探尋其中的深層向度與和諧圓融的美善境界，稱：「所以稱〈莫春篇〉為詩，主要的還是為了增加對它美的一面的領會；同時意在指出這美跟曾點之志融而為一。進一步說，這美是內具於人的存在涵蘊之中，而與人的德性人格同時呈顯的；它可以在語言文字之內，也可以在語言文字之外。」⁸

民國以來，《論語》的閱讀與詮釋⁹，就是如此多元的開展，如同花團錦簇般的美不勝收！

二、傳統注疏繼續發展

開始註解《論語》，是從漢代開始，何晏《論語集解》所收的注家有孔安國、包咸、周氏、馬融、鄭玄、陳群、王肅、周生烈等八家。皇侃的《論語義疏》則收江南十三家的疏解。宋代邢昺的《論語注疏》、朱熹的《論語集注》，清代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等等，都是以「集注、集疏」的方式註解《論語》，這也就是在經學領域（《論語》）的經學史著作，註解家在註解《論語》時，所依循的是注疏傳統。

民國以來，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，但是在註解時，對於《論語》篇章的劃分，大體上是依循何晏、朱熹或邢昺。註解的方式則大多採用白話文，較學術性的著作，則會引據出處。註解之後，通俗性的會有「翻譯」，較學術性的則會有「分析」。例如王熙元的《論語通釋》，本為在教育廣播電台「四書講座」的講稿，後交由台灣學生書局印行。其通釋《論語》的所有篇章，每章先列《論語》原文，次為「提旨」，提舉一章的主旨。再次為「釋詞」，解釋一章詞句、串講句意、文法分析等。再次為「譯義」，以淺顯語體文通譯全章。末以「析微」，以《論語》全書思想脈絡為基礎，發揮「以經解經」，並以歷史事蹟與實際生活相印證¹⁰。

在眾多《論語》註解書，值得注意的是程樹德的《論語集釋》，此書本「述

⁸ 張亨：〈《論語》中的一首詩〉，收錄於張亨：《思文之際論集——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6.11）頁488。

⁹ 邱燮友：〈六十年來的論語學〉，收錄於程發軔主編《六十年來之國學（一）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72.05）頁527-612；陳逢源〈《四書》研究〉，收錄於林慶彰主編《（1950—2000）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2003.05），頁225-251。

¹⁰ 王熙元：《論語通釋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81.02）〈自序〉頁3-4。

而不作」的立場，分類採輯宋代以後諸家說法，全書內容分爲十類：考異、音讀、考證、集解、唐以前古注（採三十八家）、集注、別解、餘論、發明、按語。此書一百四十萬言，爲繼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後集大成的註解書，其徵引古書達六百八十種，其中《論語》《四書》類即有兩百零三種之多¹¹。楊樹達的《論語疏證》則另闢蹊徑，這本書的主旨雖然在「疏通孔子學說」，也採用「以經證經」或取群經諸子及四史爲證，但是其特點在於將三國以前所有徵引《論語》，或和《論語》有關的資料，依時代先後，摘錄在《論語》經文之後，再加上自己的「按語」一抒己見¹²。陳寅恪稱之：「此司馬君實、李仁甫《長編》《考異》之法，乃自詁釋《論語》所未有，誠可爲治經者闢一新途徑，樹一新模楷也。」¹³

三、新材料引發新研究

筆者於一九九九年探討二十世紀以來新發現與《論語》相關的文獻材料¹⁴，得出：「《定州漢墓竹簡論語》爲現存最早的漢代《論語》寫本，比現在流傳《論語》注解書中的祖本《張侯論》都要來的早，因此，《定州漢墓竹簡論語》的發現，有助於學者對於進一步探討和了解『魯論』『齊論』『古論』『張侯論』的性質與文字差異的問題。敦煌吐魯番唐寫本《論語鄭氏注》的發現，其文字原貌幾乎可以恢復一半以上，一則可以深入探討鄭玄的論語學，更可以全面探討《論語注解書》中的考據、復原、詮釋等相關問題。敦煌吐魯番唐寫本《論語集解》的發現，一則可以提供唐代經注本的原貌，作爲考校今存《論語集解》中日諸刻本文字的問題。二則更可藉此探討經書在流傳過程中的支系問題。三則可以探討中日圖書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若干問題。敦煌唐寫本《論

¹¹ 程樹德在一九三三年開始編纂此書時，已經患血管硬化症，以病弱殘軀，自己口述，由親戚筆錄，歷時九年，終於一九四二年脫稿。此書一九四三年，華北印書館出版，但頗多他人代抄以致於文字多有訛誤，校對粗疏，又多一層舛錯。後來，其子程俊英與蔣見元點校，列爲中華書局「新編諸子集成（第一輯）」，一九九〇年八月出版。

¹² 楊樹達：《論語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.12）

¹³ 楊樹達：《論語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.12）〈論語疏證陳序〉，頁1。

¹⁴ 許建平：《敦煌經籍敘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.09）亦對敦煌出土的《論語》文獻材料（包括：白文《論語》、鄭玄《論語注》、何晏《論語集解》、皇侃《論語疏》、佚名《論語摘抄》、佚名《論語音》等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唐寫本，進行「定名、寫卷形態介紹、寫卷綴合、圖版與錄文、列舉研究論著、存目」的「敘錄」工作。《論語》部分見頁293-386。

語義疏》為論語義疏唯一的唐代寫本，學者可以藉此探討《論語注解書》中以「義疏」為體裁的體式和文字內容之原貌。總之，二十世紀《論語》新文獻材料的發現，有助於釐清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發展史的諸般問題。」¹⁵

一九九三年十月，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的考古挖掘。一九九四年五月，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戰國楚簡。一九九八年五月，出版《郭店楚墓竹簡》¹⁶；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出版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一）¹⁷，開啓了利用戰國竹簡研究先秦（尤其是孔孟之間）儒道學術思想的熱潮¹⁸。和《論語》關係密切的即有郭店簡的《語叢》（一、二、三），上博簡的《孔子詩論》、《子羔》、《魯邦大旱》、《君子為禮》、《弟子問》、《相邦之道》、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、《從政》（甲篇、乙篇）、《仲弓》、《民之父母》、《昔者君老》、《孔子見季桓子》等¹⁹。即以《孔子見季桓子》（上博簡第六冊）而言，此篇共二十七簡，總五百五十四字，其中合文六。全文以對話方式記載孔子與季桓子有關提出「仁與不仁」為「二道」，以「仁政賜愛、司不失人、法古興魯」來勸勉季桓子。對話的時間約在魯定公五年（西元前五〇五年）到定公十四年（西元前四九六年）之間。此項記載可以與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鹽鐵論》、《說苑》、《論衡》、上博簡的《仲弓》參看，可以瞭解季桓子執政與孔子仕魯的思想及其政績²⁰。

總之，利用出土文獻，確實可以校讀古書中的字、校讀古書中的詞語、以重文規律校讀古書、總結古書體例、判斷古書真偽及年代；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讀，可以糾正傳世古書在字句方面的訛誤、篇章結構的差異、思想方

¹⁵ 陳金木：〈二十世紀新發現文獻材料對於論語學研究的貢獻與影響〉，收錄於陳金木：《唐寫本《論語鄭氏注》後續研究——歷代論語學新論》（台北：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，1999.10）頁340-341。

¹⁶ 此書為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，有「圖版、說明、釋文、註釋」等項。其後又在二〇〇二年十二月開始，陸續出版單冊本，列為「《簡帛書法選》，將圖版放大，旁加釋文，省去「註釋」一項。

¹⁷ 到目前為止（二〇〇七年九月），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已經出版六冊，分別是：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出版第二冊，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出版第三冊，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出版第四冊，二〇〇六年一月出版第五冊，二〇〇七年七月出版第六冊。其內容為「圖版」（有原始圖版與放大圖版，皆為彩色印刷）與「釋文考釋」（有「說明」與包括圖版釋文的「逐簡考釋」）。此皆由馬承源主編，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¹⁸ 詳見駢安齋、段書安：《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6.03），頁468-471；605-702。亦可參考沈頌金：《二十世紀簡帛學研究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3.08）一書所述。

¹⁹ 詳見湖北省荊門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.05）與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第一冊至第六冊）（上海：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.12~2007.07）。

²⁰ 詳見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第六冊）（上海：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.07）頁195-236。

面的歧異²¹。二十世紀以來新發現的《論語》文獻材料，確實可以開展「古文新證」的研究工作。學者也指出我們面對出土文獻時，應該以嚴謹而審慎的態度，搭配傳世文獻的紙上材料，確定其歷史座標軸，進而做出有效性的歷史詮釋²²。

四、新觀點獲得新成果

以學科性質而論，《論語》是屬於經學（指《論語》）、經學史（指《論語》註解書）、儒學（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）、儒學史（指歷代儒學學者的研究）。民國以來，有研究者以「小說」的文體，如日本下湖村人《論語物語》²³，即是以《論語》章句為主幹，輔以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《孔子家語》等相關的記載，以現代人的觀感重新編寫，成為一部故事體裁的「文藝創作」，以作者獨特而銳利的心理描寫，深入淺出的寫出能讓現代人親近的二十八個故事。每一則故事的開頭都會引用《論語》的篇章，其下再創作出具有文藝氣息與文化氛圍的動人故事，其中也穿插後代《論語》註解書的說法，以加強讀者的深入瞭解²⁴。此外，安岡正篤的《活讀論語》²⁵、澁澤榮一的《論語與算盤》²⁶，也都在利用新觀點詮釋《論語》，所得的研

²¹ 詳見馮勝君：《二十世紀古文新證研究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6.01）一書所做的研究，與所舉的實例。

²² 詳見林啓屏：《從古典到正典：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7.07），頁20-26。

²³ 此書最早由東京「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」於一九三八年（日本昭和十三年）出版，其後東京「角川書店」於一九五一年（日本昭和二十六年）列入「角川文庫」出版。中文翻譯本最早為林耀南譯的《論語故事》（台北：協志工業叢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九六七年九月出版）；李君爽譯本則改為《論語平話》（彰化：專心企業出版社，1976），王進祥譯本則稱《論語故事》（台北：國家書店，1979年），大陸又有孔繁葉譯本，也稱《論語故事》（福州：海峽文藝出版社，2003/11），但於作者則誤稱「村下湖人」。

²⁴ 以小說故事體裁對於《論語》進行「再創作」的另有李鎮：《仁者無敵：小說孔子》（台北：可道書房，2003.04）是以三十章的篇幅，有稱之：「《仁者無敵》，這是一本小說，也是一本歷史；是一個故事，也是一本哲學；是一部文學之作，也是一本中國文化精神的教科書。」見

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prod/booksfile.php?item=0010222088> 瀏覽日期：2007/10/7

²⁵ 安岡正篤的《論語の活學》（東京：統一社，1987.12）中文翻譯的書名為《活讀論語》（台北：中央日報出版部，1990.11）未註翻譯者。全書分成三大部分：一、論語的人物形象。二、死讀論語活讀論語。三、論語為政抄。

²⁶ 澁澤榮一的《論語と算盤》（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85.10），中文有蔡哲茂、吳璧雍譯本（台北：允晨文化公司，1987.10）、洪墩謨譯本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88.01）、王中江譯本（台北：漫遊者文化公司，2007.09），書名都稱《論語與算盤》，全書共十章：處世與信條、立志與學問、常識與習慣、仁義與富貴、理想與迷信、人格與修養、算盤與權利、實業與士道、教育與情誼、成功與失敗。澁澤榮一認為《論語》講「義」，算盤講「利」，二者相互依存，並行不悖，並明確表示一定要把《論語》作為商業上的「經典」，自己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「極力採取依靠仁義道德來推進生產，務必確立義利合一的信念」，企業經營者應當不斷根據《論語》之義得出算盤之利，又從算盤中悟出《論語》具有真正的致富之道。見

究成果。

美國學者郝大維（David L.Hall）、安樂哲（Roger T.Ames）以《通過孔子而思》（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）一書²⁷，全書分六章²⁸，以孔子一生自述「子「吾十又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的六個人生階段作為章名。雖然從文體上，是屬於文獻學、哲學學術的研究成果，但實質上卻是一本比文化哲學的著作。其撰述的主要意圖是以：（一）、能夠讓孔子的主要思想在研究中獲得相對清晰的闡明。（二）、將孔子思想作為實踐自我之「思」（thinking）的媒介。來重構儒家（尤其是孔子）的思想世界。這本書以其本身方法論、視角與思想的豐富性，提供中國的讀者「域外視角的當代重構」，鼓勵讀者本人身臨其境，來獲得創造性的理解²⁹。再者，安樂哲、羅思文的《《論語》的哲學詮釋：比較哲學的視域》³⁰、郝伯特·芬格萊特（Herbert Fingarette）的《孔子：即凡而聖》（Confucius: the Secular as Sacred）³¹、顧立雅（Greel H.G）的《孔子與中國之道》（Confucius and Chinese way）³²等三本美國學者有關《論語》或孔子的論著，也是以新觀點獲致可觀成果的論著。

李明輝針對有學者批評牟宗三先生運用康德（Immanuel Kant）的倫理學觀點以解釋儒家思想時，指出：「概念」的使用，有其區域文化的差異性，但

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prod/booksfile.php?item=0010380802> 瀏覽日期：2007/10/7

- ²⁷ 此書於一九八七年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，何金俐翻譯成中文，書名為《通過孔子而思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5.08）。
- ²⁸ 第一章之前有類似「導言」的「幾個悖常假定」（內含：內在宇宙論、反向性概念、傳統：作為詮釋語境等三節）。
- ²⁹ 高大威：《孔子德性視域探索——以《論語》為中心》（台北：樂學書局，2006.02），作者〈序言〉稱：「郝大維、安樂哲以《通過孔子而思》名其編，洵富意味：通過者我，所通過者彼，則我『當代之所窺』與彼『古昔之所見』遂相整合，此詮釋學者漢斯·格奧爾格·加達默爾（Hans-Georg Gadamer）之所謂『視域融合』（fusion of horizons），亦本書題拈『視域』一語之底蘊。」〈序言〉i。其書分六章：一、道藝之辨：《論語》「學」字之指涉。二、「經德秉哲：孔子知識建構之取向。三、行藏之道：政教語境中之孔學實踐。四、君臣父子：孔子之倫理視域及其侷限。五、行止之韌：儒家對自我行為之內在折衝。六、人文鑑照：孔子德性視域之繼承與開展。並有一附錄：《論語》文本之辭氣分析。
- ³⁰ 此書有李瑾譯本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.03），其內容為：導言、《論語》的著學釋義、《論語》英譯本，另有兩個附錄：《定州論語》、對語言、翻譯和詮釋的再分析。
- ³¹ 此書有彭國翔、張華譯本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2.09）其內容為：一、如同神聖禮儀一般的人類社群。二、一條沒有十字路口的大道。三、人格之所在。四、傳統主義者還是空想家？五、孔子的一個比喻：神聖的禮器。並將「關於文本問題」與將作者關於《論語》的三篇論文放在「附錄」中。
- ³² 此書於一九六〇年由紐約哈伯·托奇出版公司出版，有高專誠譯本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0.10）。

是「思想內涵」有可能為人類精神文明所共有³³。因此，在「新觀點」提出的同時，需要避免的是「過度詮釋」的問題³⁴。

五、新視野開拓新領域

高明士研究指出中國自漢迄唐，完成了儒學教育、養士教育及成聖教育，此三項教育的共同特質，一直延續到清朝依然不變。東亞諸國（韓國、日本、越南、高昌、渤海等國），在攝取中國文化（漢字、儒教、律令、科技、佛教）的同時，也吸收了這些特質，形成所謂的「東亞教育圈」³⁵。即以孔子《論語》所代表的「儒教」的傳播與受容而言，日本在六世紀初繼體天皇時，日本朝廷通過百濟招請中國南朝儒者五經博士赴日講學，《論語》當在此時輸入日本；九世紀日人藤原佐世（西元八八八年卒）撰寫的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，其中《論語》類有二六九卷，漢魏六朝《論語》註解書都包含在內³⁶。後醍醐天皇時（相當於我國元朝中期），朱子《論語集注》傳入日本³⁷，日本《論語》學史的發展流變，江戶時代以前，是以「抄本」「版本」的文獻學研究為主，出現「加點本」與「假名抄本」；江戶時代（包括江戶時代）以後則是以「義理」為主出現各家各派的《論語》註解書³⁸。林慶彰主編的《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（1900—1992）》，以「孔子與《論語》」而言，即收錄有二千兩百篇的論著³⁹。對於如此大量與《論語》相關的論著，大家所熟悉的仍然是竹添光鴻的《論語會箋》而已。嚴靈峰《無求備齋論語集成》⁴⁰收錄有大量的《論語》日本刊本以及日人的《論語》學論著，但似乎並未引起研究者太

³³ 詳見李明輝：《儒家與康德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97）〈序言〉，頁 iii~v。

³⁴ 有關「過度詮釋」的問題，可以參考艾柯（Umberto Eco）等著、柯里尼（Stefan Collini）編、王宇根譯：《詮釋與過度詮釋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7.04）。

³⁵ 高明士：《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——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側面》（台北：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1984.01），頁 463-469。

³⁶ 有鄭玄《論語注》十卷、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十卷、陸善經《論語注》六卷、皇侃《論語義疏》十卷、褚中《論語疏》十卷、無名氏《論語義》《論語音》各一卷。

³⁷ 詳見顏錫雄：〈《論語》的東傳及其對日本的影響〉收錄於王勇主編：《中日漢籍交流史論》（杭州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2.12）頁 53-59。

³⁸ 詳見金培懿：〈轉型期《論語》研究的主旋律——近代日本《論語講義》研究〉，收錄於林明德、黃文吉總策劃：《台灣學術新視野——經學之部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）頁 327-384。

³⁹ 林慶彰主編：《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（1900-1992）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1993.10）頁 419-620。

⁴⁰ 嚴靈峰：《無求備齋論語集成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）

多的注意。

對於如此大量的日本《論語》論著，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於二〇〇五年四月，舉辦「東亞四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發表十一篇論文，其中屬於日本《論語》學的有辻本雅史〈日本德川時代「四書學」的開展與轉變：從媒體的觀點出發〉、張崑將：〈安藤昌益的儒教批判及其對《四書》的評論〉、黃俊傑：〈澁澤榮一解釋《論語》的兩個切入點〉等三篇⁴¹。

黃俊傑研究德川時代（西元一六〇〇到一八六八年，相當於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到清穆宗同治七年），研究的問題意識在：《論語》東傳日本之後，在日本儒者手上經歷何種詮釋支轉折變化？德川《論語》學的變化呈現何種經典解釋學的涵義？全書分為十章：「導論」有三章：（一）、從中日儒家思想史脈絡論「經典性」的涵義。（二）、從中日儒家思想史視野論經典詮釋的「脈絡性轉換」問題。（三）、日本儒家中的《論語》與《孟子》對比。「分論」有兩章：一、作為護教學的經典詮釋學：伊藤仁齋。（二）、作為政治論述的經典詮釋學：荻生徂徠。「個論」有三章：（一）、日本儒者對《論語》「學而時習之」的解釋。（二）、日本儒者對《論語》「吾道一以貫之」的詮釋。（三）、日本儒者對《論語》「五十而知天命」的詮釋。「結論」有一章：日本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特質：「實學」的日本脈絡。「附論」有一章：〈澁澤榮一解釋《論語》的兩個切入點〉⁴²。

張崑將同樣以「德川時代」為研究時期，不同的是他研究的主題擴大為「儒學思想」，採取中日儒學的比較研究方法，並以德川儒學的三項鮮明主題：神儒兼攝、徂徠學、陽明學，作為探究德川思想特質的素材。全書分七章，其中第四章「丁茶山和太宰春臺的《論語》解釋之比較」，比較探討兩者解經方法、經典義理解釋、愚民論與牧民論等議題⁴³。

再者，金培懿的《江戸古學派にかける《論語》註釋史の研究》（日本九州大學中國學博士論文，二〇〇〇年）與〈轉型期《論語》研究的主旋律——近代日本《論語講義》研究〉⁴⁴ 凡此，皆是新視野開拓新領域的學術力作。

⁴¹ 詳見黃俊傑編：《東亞儒者東亞儒者的四書詮釋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，2005.06）。

⁴² 詳見黃俊傑：《德川日本《論語》詮釋史論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，2006.02）。

⁴³ 詳見張崑將：《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：神道、徂徠學與陽明學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，2007.01）。

⁴⁴ 收錄於林明德、黃文吉總策劃：《台灣學術新視野——經學之部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）頁

六、結論

傅熊（Bernhard Fuehrer Liberal）在〈閱讀《論語》札記——從《論語》看詮釋系譜學諸問題〉一文中，討論到先秦文本（text）的問題時，認為文本「上下文」（context）的缺乏，產生了「多義現象」（ambiguities）、晦澀之處和各種空隙（gap），閱讀者或用「想像力」、或用「各種不同時代、學術、思維方式來填補」，但在「求證困難」的情況下，詮釋者就有了較大的解釋空間，在詮釋的同時，「不得不建立另一比較廣泛的脈絡」（context）⁴⁵。

閱讀、思考、寫作是學術研究的三部曲。「閱讀」的範圍是非常是無限寬廣的⁴⁶，更是極其複雜的過程⁴⁷。閱讀是以幾何式的進展來累積增加的；每種閱讀都是建立在先前的閱讀的基礎之上⁴⁸。「閱讀」的意義在於增進與評估自我對於成長的認知與世界的瞭解⁴⁹。思考⁵⁰與寫作⁵¹亦復如此！

327-384。

- ⁴⁵ 傅熊（Bernhard Fuehrer Liberal），〈閱讀《論語》札記——從《論語》看詮釋系譜學諸問題〉收錄在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編的《「孔學與二十一世紀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，2001.09），頁153。
- ⁴⁶ 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（Alberto Manguel）稱：「閱讀書頁上的字母只是它的諸多面相之一。天文學家閱讀一張不復存在的星辰圖；日本的建築師閱讀準備蓋房子的土地，以保護它免受邪惡勢力侵襲；動物學家閱讀森林中動物的臭跡；玩紙牌者閱讀夥伴的手勢，以打出獲勝之牌；舞者閱讀編舞者的記號法，而觀眾則閱讀舞者在舞台上的動作；織者閱讀一張待編織的地毯錯綜複雜的設計圖；……這一切閱讀都和書本的讀者共享辨讀與翻譯符號的技巧。」詳見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（Alberto Manguel）著吳昌杰譯《閱讀地圖：一部人類閱讀的歷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9.06）頁6—7。
- ⁴⁷ 即以古德曼（Ken Goodman）所著《談閱讀》（On Reading）一書為例：全書八章，分別探討：閱讀是什麼、語言是什麼、語言如何操作、熟練的閱讀如何運作、發展中的閱讀如何運作、書寫語言如何運作、閱讀歷程：循環與策略、學習與教導閱讀與書寫等這八個重要議題。見古德曼（Ken Goodman）著，洪月女譯《談閱讀》（On Reading）（台北：心理出版社，1998.11）。
- ⁴⁸ 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（Alberto Manguel）說道：「閱讀是累積式的，以幾何的進展來增加；每種閱讀都是建立在先前所讀的基礎之上。」，見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（Alberto Manguel）著吳昌杰譯《閱讀地圖：一部人類閱讀的歷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9.06）頁25。
- ⁴⁹ 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（Alberto Manguel）引述維吉尼亞·伍爾夫（Virginia Woolf）的話「每年重讀《哈姆雷特》（Hamlet）時都將觀感寫下。」「這實際上便是記錄自己的傳記，因為一旦我們對生命所知更多時，莎士比亞就會進一步的評論我們對世界的理解。」詳見阿爾維托·曼古埃爾（Alberto Manguel）著吳昌杰譯《閱讀地圖：一部人類閱讀的歷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9.06）頁11。
- ⁵⁰ 羅伯特·史登堡（Robert j.Sternberg）發展「思考三元論」，他認為思考應該包括以下三個層次：分析性思考（涵蓋分析、判斷、評估、比較、對照，還有檢視等能力）、創意性思考（涵蓋創新、發現、創造、想像，還有假設等能力）、實用性思考（涵蓋實踐、使用、運用還有實現等能力）。詳見羅伯特·史登堡（Robert j.Sternberg）、路易絲·史皮爾史渥林（Louise Spear-Swerling）著，李弘善譯《思考教學》（Teaching for Thinking）（台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2000.08）頁11。
- ⁵¹ 寫作有三個歷程：計畫、轉譯、回顧。「計畫」它包括文章組織的發展和內容訊息的產出。「轉譯」，它涉及將意念轉換為文字。「回顧」，它包括偵察錯誤和修正錯誤。詳見梅伊爾（Richard E.Mayer）著，林清山譯，《教育心理學——認知取向》（Educational Psychology）（台北：源流出版公司1999.02），頁388。

民國以來《論語》的詮釋者，以自己閱讀、思考、寫作的閱讀經驗、生命體驗，運用想像力，發揮創造力。開展出（一）、傳統注疏繼續發展。（二）、新材料引發新研究。（三）、新觀點獲得新成果。（四）、新視野開拓新領域等四個多元面向。使得《論語》的閱讀與詮釋，就是如此多元的開展，如同花團錦簇般的美不勝收！

Interpretations of The *Analects* since the Republic Era (1911-)

Chen, Chin-Mu*

【 Abstract 】

This paper studies rea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*The Analects*” since the Republic era in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: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; new researches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; new approaches and achievements; and new concerns and territories related to new researches. It demonstrates the rich and idiosyncratic receptions of this classic in modern times.

Key words: *The Analects* rea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
the year of the Republic Era

* Professor,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&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MingDao University.